

# 中大週刊

## 江北詔

印編課纂編學大央中立國

期六十三第

日二十月九年十三國民華中

### 次目

文字與文化  
 以上海大學的畸形現狀話中大同學 世照  
 假使我再是一個大學一年級生 楊允倫譯  
 校聞一束  
 佈告(四則)  
 附三十年度本校教授講題名錄  
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中文新書目



## 文字與文化

果庵

昨會撰「語文與民族復興」一文，(註)意有未盡，用再申論數語：一般人對於中國文字，喜歡自弄聰明。有的以為中國古代文字艱深難懂，遂以為中國文字也是艱深難懂的東西，必須除之而後快；此種觀點，未免太膚淺。各民族的語文，都有他的歷史性，古文字的組織法是已死在口裏，甚且死在紙上的東西，當然不好殞屍出祟，但文字是基本工具，而且是全國一致使用的，除了不要把已死去的方法拿來模仿以外，文字本身，并無罪狀，因為他是到如今還生存在一般人手上和嘴裏的，何必冒然廢棄？即使有缺點，也可以想法補救，(如注意符號是)初不必根本推翻。柴門霍夫憑自己理想創造了世界語，終於不能通行世界，那原故就因為他沒有歷史背景，因而喪失了功用、價值。即日本所倡導的假名運動，現在也不能全部實現，因為漢字對他們文化關係太深了。青年人們，假如對中國語文，淺嘗輒止，遂亦人云亦云的叫喊起來，我覺得很可笑，即使我們喊文字革命，也得我們先通曉中國文字的本質，恰如一個醫生要診療，須先明病理一樣，此其一。

還有消極一方面的，說起來就很令人悲觀了：那就是「文學無用論」。不是現在許多人都要放棄語文課程而改學其他的「致用之科」嗎？他自己的

志趣無定且不必談，且說文學本身。此間所指的文學，如章太炎先生所云，乃是廣義的，即本校設院設系之所謂文學，亦是廣義的，就是說，一切語文文字以及有關學科皆可列入。我以為中國文字是在「中國」學一切學問的基礎，有的留學生回國非要用外國語編講義，那是不是必要呢？有的學生以為非念外國講義不光榮，那是不是無聊呢？須知道是在「中國」。研究外國學術是一事，學習外國語文又是一事，不得混為一談。我覺得一個人的中國語文程度不夠，即便學了什麼「致用」的科目，也不能算數，因為最基本的工具沒有，那還算什麼學問？「文盲」，是說不識字的人等於盲人，現在識字而不能充分利用文字，只好喚作「半文盲」。或是「文啞」，何況即使識字，也不過看看語體的小說呢。

一國的文字，是一國文化中最緊要的東西，我的話也許太激切了，但這是「心所謂危」實在「不容緘默」，只好不顧一切的說了出來。

(註)見九月十六日南京新報社論

### 以上海大學的畸形現狀

## 勗中大同學

世照

不佞謬長訓育，李成雲主任命就實職範圍內，撰文以勗同學。竊以本校